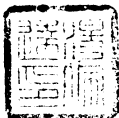


獄

潘仲素著



第一圖書館
武漢大學圖書館
一九二九年

作者贈

先生指政

武漢大學
圖書館藏



獄

著 素 仲 潘

版 出 館 書 印 方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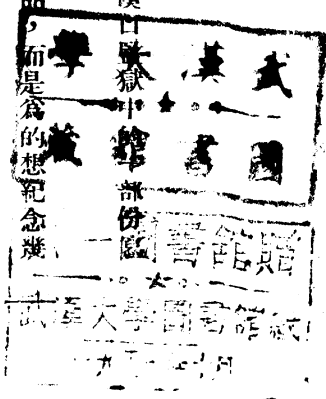
序

獄，是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間，我被敵人監獄在偽漢口監獄中。現在，要把它——獄——來問世了。

我所以要這樣做，並不是爲的想傳揚自己的什麼文藝作品，而是爲的想紀念幾個無名的抗戰英雄，同時也想替古往今來辦監獄的人作一個公開的自白。

事實上，無名的抗戰英雄，當然不只秋紋龍、孫念儂、朱小和，戴晉……這幾個人。然而他們却當得起無名的抗戰英雄的代表者。在我們這樣的國度裏，無名的抗戰英雄乃至他們的代表者如秋紋龍之輩，是很不容易遭人重視，很容易被人遺忘，同時也是很值得人們紀念的。

辦監獄的人，不一定個個都像獄裏面的典獄長、刁大漢、龔彪、康主任、楊石守這些傢伙一樣。然而這些傢伙，在抗戰前有，在抗戰中敵偽勢力圈裏更多！就是



勝利後的現在，又誰能担保絕對沒有呢？儘管大家是這樣的希望着。
以上算是序。

一九四六年九月三日潘仲素自序於漢中。

獄

※

季節又開始散布了淒涼的殺氣。西風更趁伙發出有悲的喊聲，綿繡山河，眨眨眼就變得衣破襤褸一樣，楓葉兒黃了，梧葉兒落了，青草兒也枯了，大地上的一切都變色了……蟋蟀在牆角呻吟，鴻雁在空中嘆息！秋天！這正是可咀咒的一年一度，而在這秋的季节呢，更是深深地刻上了肅殺的秋痕！威赫、榨取、鏖鏘、打罵、饑餓、死亡……是沒有間斷，沒有限制的在這裏進行，在這裏排演……

：做倖從日本人的刀口下逃出生命的人們，仍舊像籠裏的雞子一樣，一個復一個的在這裏被斷送他們的生命。這就是變相的屠場，這就是慣性殺人的獄！

獄！是多麼可怕的名詞！只要聽到這名詞，就會使人惶悚，使人戰慄！和以前一樣，這裏也有獄師命名（日監獄），獄的組織，獄的管理人和被管理的在監人——

囚犯。什麼「典獄長」呀，「科長」呀，「看守長」呀，「主任」呀，「看守」呀，……多麼高尚，多麼好聽的名詞，但事實上都是從日本人槍口裏爬出來的，因此也就被人們看得那樣的無聊，那樣的卑劣。

「典獄長」是一個五十開外的半老人，柿子臉，滲透些帶青的紅銅色，皺紋從一對近視眼的兩角，直牽到臉的全部，把突起的肥肉，隔成一堆一堆的堆在兩頰上，鼻子更是出色的堆在正中，像豬肝土堆成的墳墓一樣。他的面相，實在是慈善的，然而他的心腸呢？那只有天曉得。他很嗜吸鴉片，他和鴉片結了不解緣，乾脆些說，他簡直和鴉片「相依爲命」。這也許是他畢生的大缺點，因爲有這樣一個缺點，把他一向對於所謂「囚犯」的慈善心腸，也就變得模糊起來，每當他感到鴉片價格的高貴，軍票收入不足以供鴉片的消耗時，那就不得不在「囚犯」身上去打算，去榨取了。

「請康主任來！」典獄長這樣命令道。

「是。」一個俊俏小的回恩答。

五分鐘後，康主任就在典獄長的辦公室內出現了，他是一個新管囚糧的人。

「有什麼吩咐？」康主任像一個豎起的東瓜，筆直的豎立在辦公棹的前面，這樣說着。

典獄長似乎沒有注意他，繼續在那裏批閱當天的日記簿。康主任向前走攏了半步，一隻手放在嘴上，很小心的咳嗽了一聲，爲的是要使這位典獄長注意他已經來了。

「今天的囚犯日報表沒有拿來嗎？」典獄長抬起頭來對他說。

「拿來了！」康主任恭恭敬敬的把日報表放在辦公棹上。

在監人總計數；六百四十八……蠶豆總計量；三石八斗九升……典獄長看了看總計欄的數字，又抬頭問道：

「這數目對嗎？」

「對的，六百四十八人，每人以六合計算，六六三石六，四六二斗四，六八四升八……共計三石八斗八升八合。」康主任像錢莊的伙計一樣，一口氣把數目報了

出來。

「這不寫的是三石八斗九升嗎？」典獄長故意把九字說得重重的。

「那是……因為八合不好量，多發了兩合豆子。」康主任這樣的分辯着。

「多發，那不行的。公事上八合就是八合，多發了，就要賠，懂得嗎？」典獄長不滿意的口吻。

「是！」康主任有些侷促起來，像被看破了他少發多報的處境一樣，臉都漲紅了。

「豆子又漲價了，煤價更漲得厲害，那糧東兩不是貴的！……因糧又不肯加，每人每天四角六分軍票，不夠買豆子，還要柴煤鹽米……再這樣下去，真要賣田來賠償呢！日本人的事真難辦！」典獄長皺緊了眉頭。

「再減一些豆子嗎？在監人又太可憐，已經是叫苦連天的喊吃不飽，再減不更吃不飽嗎？而且死亡又是這樣多……」典獄長在嘆氣搖頭，但一轉念間，鴉片的價值終於壓倒了生命的價值，他很快的把口吻轉了過來。

「但是，不減豆子，有什麼辦法呢……」典獄長略停一停，又繼續說道：

「今天三十，明天三十一，從下月一日起，每人再減兩合，就照這樣辦，你去吧！」

八月三十一日。減豆子的消息，很迅速的傳遍了全監獄，毒箭一般地穿透每個「在監人」的心，監獄是在不安的騷動着。

一個狹小的監房裏，擠擠滿滿的住了十五個人，第九戰區混成隊的隊員秋紋龍，默默的坐在進門靠右手當中的地板上，出神地仰望着牆穴內滿牽着珠絲綢的電燈，兩條腿是豎起的。兩只拳頭並排的放在膝髁上。他的身材，是中等的，生得很緊稱，很結實，他的面部，却是蜂巢一般的麻點，他沒有什麼學問，然而他却有的是聰明，是胆量，是氣力，是熱情……他會唱一口好戲，而且無論什麼時候他總是充滿着一種唱戲時的愉快心情，他對什麼也不低頭，什麼也不會使他覺得吃重，什麼也不能使他做起來怕爲難，他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每當他遇見不平的時候，瘋子就會紅得像夏天的星光一般閃亮，他對於這裏的所謂「典獄長」，「

看守長」……這一類的傢伙，始終包藏着一種固執的仇視思想，有時這思想，會從他談話的勇猛行動中，露骨表現出來，因為這樣，他也就變成了這日監獄裏數一數二的風頭人物。

靠在他腳上的，是由第五戰區派來H市做行動工作的朱小和，也是一個好小子，面相很排場，更有一雙美麗的眼，但是不幸得很，他的眼睛，現在只剩一隻，另一隻却被日本憲兵逼供時挖掉了。

「餓……」朱小和打了個轉身，把半邊臉緊緊貼在秋紋龍的大腿上，這樣低聲說。

「緊一緊褲帶就不餓了……」秋紋龍一面摸摸朱小和的光頭，一面說。
「你在做夢呢，還准許他繫褲帶，不怕地真的餓得上吊！」從對面來的一個青年戴帽的聲音，他是第六戰區的情報。

「上吊，那不就是自己尋死嗎？死，我就不幹！」朱小和這樣反駁。

「怕你不死，餓也得把你餓死呢！」王鬍子憤憤地插了進來。

「可不是，剛才歪嘴說：又要減豆子呢，每人再減兩合！……」坐在秋紋龍上首的三民主義青年團Y市分團的團員孫念儂也開口了，他是一個有學問有見識的誠實青年，一開口就會受他們歡迎，使他們遵信。

「又要減！」視線都集中在孫念儂的臉上，十數對尚帶着英氣的眼珠，一齊從深陷的眼眶內突了出來。

「已經減得夠少了，再減可真不得了呀！」另一個年老的糧食商人麻木夫嘆息的說道。

「有什麼不得了呢？橫直總是一死，」王鬍子憤憤的說。

「你捨得死嗎？有那樣一個漂亮女人！……」王鬍子的連案莫鯉門說，他們同是新四軍的收稅員。

「哼，女人，我真沒有想過呢！我只在想怎樣會使我吃一頓飽！……以前，每天規定六合豆子，經過層層的剝削，還得不到半數的實惠，再減兩合，仍舊是要經過層層的剝削，事實上，每人恐怕得不到兩合豆子吃，像這樣一天一天餓下去，你

還想活嗎？」王鬍子的話像珠子一樣，從被鬍子包圍的口裏連續的滾了出來。

「那真是只有餓死，而且，已經餓死了不少呢！餓死，世界上最殘酷的刑罰，恐怕只有餓死吧！」另一個轉運商人楊美成附和着說。

「知道會這樣慢慢地餓死，真不如在阿南部隊裏被日本人一刀殺掉了痛快！」朱小和垂頭喪氣的說。

「那也不一定，你這個弱虫！」秋紋龍在朱小和的臉上擰了一下。

他們想着「餓」，就立刻連想到「死」，想到「死」，又復回想到「餓」，就這樣循環的從「餓」的問題拉到「死」的問題，又復從「死」的問題回到「餓」的問題，字句和字句聯起來，完全是悲酸的，完全是沉痛的。

暫時的沉默，這一間監房的空氣，是變得鉛質一般沉重。但一剎那間，空氣又恢復到輕鬆穩靜，又是苦澀的開心，又是忘懷的談笑。

「兄弟們，放安靜些，不要想吧，想是沒有用的。而且，真的像這樣餓呀死呀的想下去，那麼，沒有餓死倒先要想死了呢！」孫念儂又開口了。

「那是真的，關在這裏面，只好靜心養性，一切都要聽其自然。」戴普搶着附和說。

「對的，管他媽的餓也好，死也好，不要去理牠，如果老是想着餓，更要你餓得厲害，老是想着死，更要你死得快呢，……我們應該苦中尋樂，死裏求生，大家快活快活。」秋龍紋的理論。

「餓得什麼似的，還快活得起來呢？」王鬍子的反駁。

「再不准說餓，再說餓，就要受罰的，唱一曲什麼來消遣！」孫念儂帶笑說。

「麻子的酒醉花魁！」有人提議。

「好的。」大家附和着。

「辛瑤琴去陪客把酒吃醉！……」秋紋龍唱得很有神，音調是那樣的柔婉轉。

「唱得好，可惜只能聽，不能看，一看就要冷半截的！」朱小和含着嘲戲的微笑，這樣說。

「那也難說呢，只要隔牆聽，誰也不會想到唱戲的是個麻子！」又一個嘲弄的

口吻，大家都笑了起來。

「不要打岔，再來一曲！」

「再唱京戲吧，楚戲太肉麻！」又一個提議。

「好，我來唱一曲回鑿吧！」莫鯉門毛遂自荐的這樣說，接着就唱出口來，

「一馬離了西涼界！……」

「夠了，你這寡婦喉嚨，腔也不像腔，調也不成調！……」立刻就有三四個人提出這樣反對的話來。

「還是請孫大哥來唱一個歌吧！」戴晉提議。

「唱什麼呢？」孫念儂問。

「那隨你的便。」

「那麼，我們來唱獄之歌吧！可是，你也得做一做口技來代替梵呵林。」

一來吧：「戴晉開始在口裏拉起梵呵林來。孫念儂也唱起來了，他唱道：

「秋雨淒淒風瑟瑟，秋聲慘絕：分明監獄卽屠場、葬人坟穴，鏗鏘殘壯士命

，饑寒啃盡英雄血，任憑他鉄骨金身，到頭死滅！」

開初唱得很底，好像有所顧慮似的，但隨後就忘懷了，聲調就總是高上去……

「那一個唱？出來！」從風門外傳進來的怒吼聲，監房門也隨着開了。刁大漢滿滿地塞在門口，活像一個兇獠的夜叉。

「不要動，讓我來消遣他，」秋紋龍這樣低聲說，就搶上前去，一口承認道：「是我。」孫念儂也跟着搶了上去，但剛說出一個「是」字，却被戴晉在後面拉了一把止住了。

「又是你來檢賬吧？」刁大漢含着冷酷的譁笑，用賊一般的眼光，盯住秋紋龍，這樣刁難他。

「本來是我……」秋紋龍故意把脚比得齊齊的，這樣說。

「是你？那麼為什麼要唱戲呢？你們是在守法呀！」刁大漢用譏諷的口吻說。

「是！」秋紋龍的脚仍舊比得齊齊的，很滑機地把嘴動了一動。

「那麼，你說呀，為什麼唱戲？」刁大漢的態度顯見得緩和了。

「爲什麼？那……我也說不清！」秋紋龍使勁的吞下一口唾沫，

「真的說不清嗎？好，把手伸出來，十板！」刁大漢假意把手簽揚了揚。

「我說，」秋紋龍把右手伸出來晃了一下，旋即迅速的縮了回去。「因爲……

我說不清，如果科長也有機會坐進來的時候，就會明白的。」

「混賬！」刁大漢發作了，把手簽丟在地上，用力在他的臉上披了一掌，打了一個滿天星。

「你是什麼烏科長？隨便打人！」秋紋龍擡起打架的勢子，高聲叫了出來。

「嚷什麼？這是處罰！還有的，把手伸出來！」刁大漢又從看守手裏接過手簽來，裝腔作勢的說。

「媽的……」秋紋龍向後退了半步，一聲吶喊，乘勢一頭頂上前去，刁大漢被頂倒在門外的欄杆上，腎囊被抓住了。秋紋龍順手牽進房裏來，打一個轉，又牽了出去，邊走邊罵道：

「你這替日本人的奴才做奴才的忘八羔子！也碰上老子的手裏！」

看守見不是頭，走得遠遠地吹起哨子來，一會兒就轟動了全監獄，他們的一伙「看守長」、「主任」、「看守」……都一齊集合到樓上來。刁大漢的鼻子和眼被模糊的血連成一起了，然而他並沒有覺到，僅把雙手握住抓着他臂膀的秋紋龍的手，只顧「放手，放手……」的連聲叫喚，開初這叫喚仍舊是命令式的，但隨後也就變成懇求的聲調了。秋紋龍活像耍猴戲的人物，只顧打倒退牽着走，口裏繼續在高聲嚷罵！他們的一伙，却像看猴戲的人堆，遠遠地跟在後面吆喝吶喊。

「秋紋龍，我快要死了，請你放手吧！」當刁大漢被牽到八卦樓的時候，這樣氣喘吁吁的懇求道。

「放手？你喊我三句老子看看！」秋紋龍這樣玩皮的刁難他。

「老子，老子，老子……」

「好，饒你這一次！」秋紋龍鬆了手。刁大漢像被釋放的囚徒，一口氣跑下樓去，剛到鐵欄門口，頭撞頭向樓上命令道：

「把他帶下樓來！」秋紋龍大搖大擺的走下樓去，許多人擁在他後面。

「侮辱長官，這還了得，錄起來！」刁大漢怒氣沖沖地坐在辦公桌的上面，這樣怒吼，四五個看守應聲圍了攔來，但秋紋龍一動手就板倒了兩個，他道：

「我不帶錄。」

「不帶錄，就打屁股！」站在刁大漢背後的巡守長暴彪說，他是典獄長的親戚，也是這監獄裏很有權威的。

「好，打一百！」刁大漢生怕暴彪把數目說少了，搶着附和他。

「那太多！……」

「五十！」暴彪馬上替他減了一半。

「好，就五十，打！」刁大漢說。

「那受不了，我有病，」

「三十！」暴彪又一下減了二十板，但他並不是真的怕秋紋龍受不了，實在是藉藉此顯一顯自己的權威，要故意使刁大漢過不去，秋紋龍却做了他自己樂得做的好工具。

「看守長的恩典，再少一些。」秋紋龍看着暴彪，故意把看守長三個字說得嚮嚮的，閃閃又斜視了刁大漢一腦，使勁吞下一口唾沫。

「混賬！」刁大漢終於撲擦不住，像是吼罵秋紋龍，又像是吼罵暴彪的吼了出來，「三十，就三十吧，再不能少！」他把眼睛向週圍掃了一下，向一個大個子看守使個眼色命令道：「我的人來，使勁打！」

「呸！我要叫喊半句，也不准一個漢子！」秋紋龍做了一個賣打的勢子，像英雄就義一般的從容俯臥下去。

「一，二，三，四，五……」大個子看守很認真的一板一板的數着打着。

「報告科長，日本人參觀，已經到法院來了！」一個小崽很冒失的跑進來，向刁大漢這樣說完，就跑掉了。

「打了多少？」暴彪問。

「十板！」

「好，不要打，存二十板，以後要守品行！」暴彪說，接着又命令道：「成主

任，請你把他帶上去。」

一場活劇，就這樣結束了，監獄裏又增加了一種新的騷動。大家對於秋紋龍都很關心，有人在稱贊，也有人在非議，有人在開心，也有人在嘆息：

「秋紋龍真不錯！」

「什麼不錯，這不是該他的屁股倒毒打！」

「哼，有什麼倒毒？今天總算消遣得尋末幾隻蛋呢，像牽猴子那樣，在樓上繞那一個圈兒。」

「那真開心，只可惜沒有把他的鼻子搥掉！」

「鼻子是打歪了吧？鮮血一直流呢！……」

「可不是？……真痛快，秋紋龍真算一個好小！」

「噢，痛快什麼嘛！同他們鬧，總算是無聊！」

監獄變成了茶館，在每一個角落裏，幾乎是相同的議論的嘈雜聲，這聲音，斷斷續續的從領事開房的風門和窗孔內洩了出來，瀰漫在空氣裏，合成一種有力的

，不平的，悽慘的音樂。

「開水來了！」帶炊場的看守從樓下鐵欄門口傳來的聲音。

「發開水！」樓上的看守接應着，慢慢走到一樓監房門口，預備開門，兩個雜役搬一隻桶，跟着沿門發給。

「開水！」看守開一間監房門時，就得這樣叫喊一句，爲的要使監房內的人好準備裝開水的東西，免得多耽擱。

「開水？多給點，甄梆子！」監房內擁出一堆人，塞在門口搶着說。

「什麼開水？餅豆子水罷咧！」雜役甄老么帶笑說。

「少要些，餓得很呢！而且又苦，又酸，又澀！……」莊儂貨附和說，他是新提來當雜役的在監人。

「可不是？甄子老是放在擺死人的地方，煮的時候又不准用水洗，煮出來的水，真像毒汁一樣，還要當做開水發給在監人吃，真是惡心腸！」文雜役辛楚齋也從旁插了進來，他的嘴，是畫得像戲台上開手臉的丑角一樣。

「說得好聽，早晚兩遍開水，早上不准燒熱，下午的又把髒豆子水來代替，楊先生不多心的話，辦監獄的人，真該絕子，絕孫，絕外甥！」莊儂貨破口罵了出來。

「少說些，當心關號子！」楊看守半似告誡半似關心的說，同時鎖好監房門。

「那，我才不在乎……」莊儂貨說：一面又和甄老么把桶檯到隔壁監房的門口去……。

豆子水發完了，雜役們散佈在八卦樓和對着女監的窗口，成堆的談起天來，看守們也形成了當然的伙伴，他們，各檢擇與他們自己打得起連手的一堆，也參加進去。在這監獄裏，看守本來是屬於管理人一類的壓迫在監人弱者在監人的一伙，然而有時候，他們也能夠在某種條件下優待在監人，甚至和在監人連成一氣，相互提攜照顧起來，屬於前一種的，儘都是在監人而對於他們捨得使用金錢的多少有一點錢的人，屬於後一種的，則多半是在監人而有本領充當雜役，又能夠和他們連成一氣的窮小子。

這裏的在監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由日本阿南部隊軍律會議所，日本海軍囚

禁場，日本憲兵隊送來的所謂「軍事犯」，偽法院判決的「刑事犯」和「緩靖公署」等送來執行的「匪犯」。軍事犯中，有我們英勇的行動員，精明強幹的情報員，也有貪圖漁利的商人，也有替日本人賣氣力專門陷害中國同胞的密探，通譯，也有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究竟爲着什麼而被關了進來的全係冤屈的人們。此外就是適應淪陷後的日市的社會背景，而大量產生的殺人，強姦，詐欺，盜竊……等類的「刑事犯」，和攔路劫掠，殺人越貨的匪犯。「軍事犯」要算最被在監人瞧得起的在監人，原因是他們能在淪陷區內，替我們的領袖 蔣委員長分担可歌可泣的神聖工作——行動或情報。因此，只要是「軍事犯」，不管他是商人也好，密偵也好，通譯也好，以至連自己莫名其妙所以的人們也好，總得婉婉轉轉地把自己也牽扯到與可歌可泣的神聖工作——行動或情報有關的方面去，甚至編造許多動聽的驚人事實，把自己形容得是怎樣一個有聲有色的英勇行動員，或是怎樣一個出類拔萃的精幹情報員。

「胡鬧，你是什麼案情？」甄老么背靠窗，一隻脚踏在欄杆上，這樣問。

「我！」胡鬧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膛，「阿南部隊來的——軍事犯。」

「怕不曉得你是軍事犯，甄楞子是問你犯了日本人的什麼法呀！」莊傻貨是最抬舉軍事犯的人，但却不願意胡鬧也居然是軍事犯，這樣不滿意的說。

「啊，那……不過，對你哥子們說，那也不妨的……：情報，做覆了。」胡鬧吞吞吐吐的說，故意把情報兩個字，咬得特別響亮。

「情報，那不就是日本人的密偵嗎？」莊傻貨的鄙視口吻。

「胡說白道，」胡鬧嚴厲的口吻糾正道：「密偵，那是掩護呀，我是拿日本人的密偵來掩護情報工作的，誰不抬舉我是後方的情報員，而且，我這情報員，還是蔣委員長親自派的呢！」他很自然的把兩手垂了下來，兩足併了攏去，做了一個嚴肅的立正姿勢。

「哼！什麼情報員？小漢奸罷咧！」甄老么冷笑着說。

「哼，你配！蔣委員長派你？」莊傻貨在胡鬧臉上吐了一口唾沫。

「我不配，你才真的不配呢！你這無賴，你這小偷！」胡鬧感到勢孤了，邊說邊走的離開了他們。

「莊儂貨，胡鬧說什麼？」楊看守走攔來，這樣問。

「說他是後方的情報。要面子。」甄老么搶着回答。

「他還說他是 蔣委員長派的呢。」莊儂貨又補足一句，接着罵道：「真不要臉！」

「他是軍事犯！」楊看守問。

「是的，替日本人當密偵，覆了，」甄老么說。

「專門陷害中國人，也有這一天，只可惜沒有把他殺掉！」莊儂貨很開心的咀咒他。

「軍事犯，明天又有一批到，這次……」

「這次一定又有肥着……我包管你滿意！」楊看守還沒說完，莊儂貨就搶着接了下去。

「那，我到不在乎這些，像老牛那樣……」楊看守不即不離的口吻。

「包不會拉到牛先生那裏去，」莊儂貨生怕楊看守多心他和牛看守有連手，這

樣分辨。

「那是當然的，楊先生總是照看我們。」甄老么又很老練的給楊看守一顆定心丸。

「楊先生，九號請你！」辛楚翹站在九號門口，高聲的說。

「媽的，又是九號！」楊看守嘴裏噙咕着，懶快地走了過來，拖聲曳氣的問道：

「又是什麼事呀？」

「渴得很，請你家開門打點水。」王鬍子的聲音很悲慘，把嘴貼在風門口，這樣懇求。

「打水，不行！」楊看守看見說話的是懦怯的王鬍子，這樣狠狠的拒絕他，接着又補足一個問句道：

「渴，剛才不是發過開水的嗎？」

「請你家優待一下，」王鬍子仍繼續懇求。

「優待，優待你們！」楊看守不耐煩的鄙視口吻。

「優待誰呀？有錢的人，是不是？」秋紋龍像受了有刺鋼鞭的一擊，很快爬到了風門口，把王鬍子擠在一邊，帶一種譏諷的口吻問。接着又說道：

「朋友，這樣，蠻不好哩！」

「不好，怎麼樣？」楊看守一聽到秋紋龍的聲音，就打了一個寒噤，但仍勉強說了一句負氣話，掉頭就走。

「楊先生給他們打點水好了！他們是軍事犯，都是好人，」莊儂貨主持公道似的說，從對面走過來。

「好，我來開門，」辛楚翹從楊看守手裏接過鑰匙來開門，楊看守已經走向八卦樓去了。

門開着，王鬍子在外面打水，秋放龍就拉着他們在門口談天。

「儂貨，你真夠朋友，真行！」秋紋龍拍着莊儂貨的肩膀，這樣稱贊他。

「紅人哩！不但看守先生交結他，就連主任，看守長，科長，也一樣要交結他的呢！」辛楚翹帶笑的附和着。

「可不是，一來就是雜役！」甄老么馬上替他提出冥切的證據來。

雜役，要算是在監人最好而又最不容易到手的美缺，因為不但可以自由自在的吃飽豆子，並且可以和看守聯成一氣做活路，有的更可以和主任，看守長，科長：也聯成一氣，使用各種手段方法，拉逼其他在監人來使用金錢，自己分潤一些油水，落得一些便利。莊儂貨就是具備這些本領而甚得暴彪歡心的人，所以一進監獄，就充當雜役。

「傻貨，怎麼這次來得這樣快？」辛楚翹問。真的，辛楚翹從阿南隊部到日監獄來，僅僅一年，莊儂貨已經來過三次，這是第四次了。

「怎麼這樣快？還不是喬老九那忘八頂進來的！」莊儂貨憤憤地的說，接着帶說帶罵的加以說明道：「前些時，一個東洋鬼子，在交通路被那個爛手爪的做下一點活路——不到半塊錢，那忘八找不着下家，就硬拿我來了案，順承日本人，他媽的漢奸，忘八蛋！」

本來莊儂貨，甄老么和喬老九同是這日市有名的扒手，江湖上他們是，屬於吃

雜點子錢這一類的人物，日本人佔領H市後，莊儂貨和甄老么仍營業，喬老九却走了上風，他——喬老九——對於莊儂貨和甄老么，是由同行的地位，一躍而變成營商同行，擺佈同行，魚肉同行的地位，每逢這一類的事件發生而找不着下家，同時又不能馬虎了案時，喬老九就得在莊儂貨或甄老么頭上着落，輕則由他們賠償了事，重則賠償後還要把他們頂進牢裏來。這次，莊儂貨出獄還不到半個月，就在這種情形下，又做了H監獄的在監人的一員了。

「辛楚翹！」楊看守在八卦樓伸出兩個手指，向辛楚翹做了一個手勢。

「科長來了！」辛楚翹說，接着又向水管方面叫道：

「王鬍子，快一點！」

「科長，怕他什麼？他怕不咬我鳥呢！」莊儂貨說：

「我最痛惡他這老鼠吃皮影子沒有人味的傢伙，專門壓迫在監人！不要再碰到我和秋楊子手裏。」

「不錯，這忘八羔子！」

「噫！」五六個人同聲嘆息，失望的眼光，一齊轉向馬桶去。

「你這飯桶！」秋紋龍站起來，爬到風門口，喊道：

「傳貨！」

「什麼？秋拐子！」一會兒莊傳貨走攏來了，這樣問。

「有簽子沒有？」

「沒有呢，吹一個缸頭氣簽好不好？」

「好的，」莊傳貨去撻了個圓兒，又走攏來，口裏啣着半寸長的紙火頭兒，

從風門口吐進來，同時說道：

「當心呢，不要癩了。」

王鬍子開始坐在馬桶上，一隻裝載的紙煙頭兒安在自製的煙斗上，燃着火，運用他所有的氣力，深深的吸了兩口，深深的吞下肚裏去，微薄的煙霧，隨着他急促得像要斷氣的咳嗽聲，從鼻孔和嘴角上噴了出來，滿綴着黑毛的倉白臉，也漲得通紅了，他站過來，把煙斗遞給秋紋龍，是很小心的去把煙風門口，另外的五六個人，都

睜大了眼睛，一齊圍攆攆去，輪流的吸着，簿霧瀰漫在監房裏，很稀薄的散養些紙煙氣味，王鬍子的咳嗽聲已經停止了。

「快點，夜叉來了！」王鬍子戰戰兢兢的說，忙拿一把扇子滿房扇着，烟斗正輪到麻木夫妻裏，就一口氣吸完，絲烟不漏的吞下肚裏去。秋紋龍已站到風門口去了，刁大漢走向丸號來，一看見爬在風門口的是秋紋龍，就掉頭直走過去，在八號門口站住了。秋紋龍把耳朵貼在風門上，靜靜聽着。

「那備喫烟？站過來！」刁大漢吆喝着。

「隔壁喫烟，覆了，」秋紋龍說，許多人都把耳朵伸到風門口去。

門關着。刁大漢喝聲：

「那個喫烟，放知價錢，快說！」

「沒有那個，你察。」

「不說，統統釘鐐！」

「說呀！好漢做事好漢當，科長會原諒的，」楊看守從旁插進來，爲的怕逼緊

了，牽連到紙燭的來源上去。

「是我。」

「是你？這遠了得！帶下去！」

「帶下去了呢，」秋紋龍說。

「誰呀？」楊萬成問。

「像是錢家佛。」

「是他？惱吝鄙吝的傢伙，連檢賬的人都沒有呢。」

「這回可夠他受了。」

「也許要打屁股的。」

「恐怕還要銜鐐呢，聽說司大漢敲他一筆竹槓沒到手；

「他是一個買賣軍票的錢業商人，也是軍事犯呢。」

「軍事犯！破壞幣制的好商，該殺！」

「不要講話，聽，在釘鐐呢！」秋紋龍說，大家靜了下來，疑神的聽着。

「釘，釘，釘，……」的聲音，像利刃一般刺入他們的耳鼓，他們仇視錢家佛的思想，頓變成「同病相憐」的憤慨了。

「媽的，吸點紙烟就釘鏢，忘八蛋！」

「……………」

紙烟對於在監人的精神上，或生理上，究竟會發生怎樣神妙的作用，這實在是費解的一件事情，有人說：紙烟可以助入思想，然而在監人絕對沒有必要，而且要絕對禁止。因為在監人最要緊的是心神安靜，最怕的是思想。其次是說：紙烟可以助人消化，然而在監人的食慾特別興旺，消化力也因之增強，而且每天兩次豆子，吃的時候，就在愁着分量太少，愁着消化太快，愁着難堪的餓！還用得着什麼來助牠消化嗎？再其次是說：紙烟可以消愁解悶，這對於在監人，也許有一部份理由，因為愁悶，是在監人生活上的特徵，同時也就是在監人特有的財富，沒有這財富，簡單可以說是沒有生活。然而如果有人問，在監人被關在日本憲兵隊及阿南部隊的土牢裏時，就不曾有過愁悶嗎？在那裏發愁納悶的時候，難道日本人就會容許你

吸半支煙來消愁解悶嗎？那當然是絕不可能的事啊！很顯明的是，在監人而沒有豆子吃，或吃得太少了，就會餓死；在監人而沒有衣服穿，或穿得太單薄了，就會凍死；在監人沒有紙煙吃，縱有鴉片，瑪琪一樣根深蒂固的癮癖，也不會在生命上發生什麼關係，而會至於死肥？然而總有一大部份在監人打不開這個關頭，他們寧可挨餓，受凍，却不願放棄吃紙煙這種權利，縱使上銬，帶鐐，打手籤，挨屁股；也是一樣不屈不撓的執拗着他們的主張，甚且還可以把他們僅有的護身衣服，鞋，襪，或其他什麼，都拿去賣掉或換掉，以供給紙煙的消耗，於是看守或主任就成爲收買荒貨，順便推銷紙煙的當然主顧，雜役更成爲穿針引線包衛生意的經紀人，買荒貨和賣紙煙的看守，主任，可以逍遙自在，但賣荒貨和買紙煙的在監人，却要受處罰的。

本來，在這裏面，只要是在監人，什麼都「犯法」，然而只要有錢，却是什麼「犯法」的勾當——煙，酒，牌，賭，鴉片，瑪琪……都可以辦得到，辦不到的，只有手槍，因爲這是與他們——屬於所謂管理人方面的——沒有好處的。

王鬍子是一個「眼前道路無經緯的人」。除一只鼻子和兩個凸起的軟骨外，面部全都長滿了鬍子，因此人們就叫他王鬍子。他原是B縣m鎮的警察主任，因為有幾枝槍，「妙想天開」的想當司令，就拖到新四軍裏去，結果雖只換得一收稅員的頭銜，但他到以為是一個發財的好機會而樂於從事，在新四軍裏面，也同時增加了一個對於稅收特別活躍的人。然而不幸得很，運命之神終於捉弄了他，不幾個月，就被日本人捕捉了去。他在日本憲兵隊及阿南部隊，坐了八個月黑牢，到日監獄，又坐了五個月了，來時，他還有隨身的衣服——夾長衫，單夾衣褲，鞋，襪等。可是現在，只剩下一套僅足遮身的單衣褲，而且，上身已經變成背心，長褲已經縫成短褲了。開初，他完全不明白監獄裏有這樣的祕密，衣物還可以在這裏實行「物資交換」，或把他賣掉。但是隨後也就漸漸的明白了。當然，這一方面是很據自己困迫中的一種反常的需要，另一方面却也有賴甄老么，莊儂貨這類人物的誘導。

「鬍子，你叫什麼字？」王鬍子到日監獄的第二天，甄老么站在風門外，向監房裏偵察打量了一會，這樣問他，因為只有他的衣服穿得比較整齊。

「王徵明。」

「你貴姓？」

「我姓甄。」

「府上是？……」

「B縣。」

「這裏沒有親戚嗎？」

「沒有。」

「那，你可以寫信回家去呀！」甄老么很關心似的啓示他：「我看你到是一個

好人。」

「唉！寫信，我也這樣想過。但是，連一個刮痧的錢也沒有呢。」王鬍子嘆了

一口氣。

「啊！」甄老么呻吟着，一面想：他身上的衣服到很可以做幾文呢！終於一口

答應道：「沒有關係，我替你想辦法。」

「會兒，甄老么果真送一套貼好郵票的外市信封信紙來，

「這裏發信，照例要經過科裏檢查。但是那太費時間，很不容易發出去，快點寫好？我可以請人替你帶出去呢？」

甄老么把信封信紙交給王鬍子後，這樣囑咐他。

「那，真感謝你！」王鬍子的心情異常激動，此刻他真不知應當怎樣報答他。

他感到人世間的溫暖了，誰敢說人世間都是冷酷呢？

「沒有關係，朋友呢，吸一支煙吧！」甄老么從風門口遞進一支煙去。

「煙，那怎麼好呢？」王鬍子接着紙煙，很慚愧似的說，他已經八個月沒有吸紙煙了，只聽到一個烟字，喉嚨就像被虫爬一般的癢了起來；接到手裏更覺飄飄然不能自主了。

「沒有關係，趕快寫信吧，我一會兒就來拿的。」甄老么走開了。

「中國人究竟是中國人，這樣關心，這樣親熱，而且還給我紙煙！」王鬍子看了看手中的紙煙，很開心的想：

「誰說這世界上只有錦上添花，而沒有雪中送炭的人呢？的確，在這種被奪去自由的現生活環境下，紙煙對於自己苦悶生活的調濟，是多麼需要啊！」王鬍子又認真看了一下印在紙煙上的英文，他知道是將軍牌的紙煙——他最喜歡的一種，嘴角上就浮出一些得意的微笑，但一剎間，這微笑，又被另一個思想驅散了。

「然而需要，只管是需要罷！目前除隨身衣服外，是一文不名，兩天來，肚子都難得一飽，還有什麼方法來解決紙煙呢？」王鬍子有些茫然失望了，他自問答的想了下去；

「老是沽光，是個辦法嗎，不是，決不是的，而且也是絕不可能的事，寫信回家去，須得相當時日方有回信，還不一定就有錢寄來。家庭環境！孩子，女人，衰老的母親！生活已經是那樣艱難困頓，像這樣長時期！五年！的監獄生活，還希望家中寄錢來接濟，那簡直是做夢啊！」王鬍子想得完全絕望了，出神望着風門外，不覺流出幾滴傷心之淚來。

「鬍子，你哭了？」甄老么又繞了攏來，出其不意的這樣問。

「哭，沒有呢，」王鬍子分辯着。

「不要傷心，也不要着急，這裏比阿南部隊自由得多呢！沒有錢花，還可以！老實說，你哥子不多心的話，衣服，也可以賣呢。」甄老么似乎完全了解王鬍子的心事，婉轉的安慰他，勸導他，終於「引君入甕」了。

「賣衣服！……我也這樣想過。但是，那不太難爲情了嗎？」王鬍子像從夢中打醒，心情有些搖動起來，這樣扭怩着說。

「那有什麼難爲情呢，坐牢的人，千萬不能這樣想，而且，爲着要使自己活下去，才這樣做，也不算丟什麼面子呢。總之，只要有法子弄錢來調濟自己，就得了。一切都放寬心些，放酒脫些，過兩個半天算一天……紙煙也不能夠不吸呢。」甄老么書蛇點睛似的仍舊蹣給到紙煙上去，他的引人入勝的說白，很有力的把

王鬍子說服了。

日子在饑餓，焦急，苦悶，屈辱當中，一天一天的過去，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王鬍子被甄老么最瞧得起的一身整齊衣服，已經變成了紙煙的灰燼而隨風

飄散了，然而他所焦望着家信，終沒有來，甄老么對他也變成冰一般的冷淡了。

「甄拐子，弄一支煙來呵呵！」當他的衣服已經全部賣完，身上只剩下的一件單背心，單短袴的現在，仍不時向甄老么求紙煙吸。

「那裏有呢？」甄老么總是用這樣冷淡的口吻回答他。

「屁股也可以呀，」王鬍子自己諷價了。

「時，屁股，我又沒有開屁股商店呢！」甄老么含着譏諷的冷笑，不耐煩的走開了。

一切都包藏着譏諷，一切都顯示着冷浩，世界是陰森的，慘淡的！

「唉！」王鬍子嘆了一口氣，每當他遭甄老么的奚落，或看守們的摧殘侮辱時，總是這樣垂頭喪氣的長嘆一聲。他想：

「先前；有幾件衣和他們共來往時，甄老么是那樣的親熱，楊看守，牛看守馬看守也客氣得多，可是現在都變臉了，牢頭禁子鐵打的心，有錢時是朋友，無錢時是敵人。但是，這是他們的本色呀！……只怪自己不該坐牢！」王鬍子開始抱怨起自

已來了。

「真的，自己究竟爲什麼來坐牢呢？爲名麼？只不過是一個新四軍的收稅員，爲利麼，又不曾搏得半文錢的蓄積；爲國家麼？那更距離得太遠了，因爲事實上與其已是一個背叛國家的罪人！」王鬍子躺在地板上，失望地想。

「回憶學生時代，自己何曾沒有報效國家的熱情和志氣？然而環境作弄，中沒有畢業，父親就死了，繼續求學既不可能，踏進社會去做事，又是八面碰壁，一事無成萬念灰。苦悶就開始攻進了我這心靈的全部，於是向有的熱情和志氣，就這樣由苦悶而灰心，面消極，而自暴自棄，以至於不可復振了！」

「三年前，好容易謀得一個工作位置——聯保主任。總算是實地踏進了社會的門檻，實際參加了社會的工作，如果能握住這個機會，把固有的熱情和志氣，重新振奮起來，腳踏實地的埋頭苦幹，也許還可以報答國家於萬一。然而自己却是那樣的沒有頭腦，那樣的不行，那樣的不能認清環境，應付環境，利用環境，而反爲環境所利用，所包圍，所支配。一味盲從妄動，同流合污，遂致自掘墳墓，葬送了自己

！一失足成千古恨！時至今日，追悔又有什麼用處呢？

「究竟自己爲什麼要拋棄報效國家的國家職位，斷送了保衛國家的國家武力，而參加新四軍呢？這實在是連自己也是渺渺茫茫而不能解答的問題。也許有人疑心我是一個忠於新四軍的主義的人呢！然而新四軍的主義，又是什麼主義呢？有人說，新四軍的主義，就是馬克斯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自己對於共產主義，有了認識嗎？有了信仰嗎？自己參加新四軍的行動，是受了認識和信仰所產生的力量所支配而使然嗎？都是盲從，都是孟浪啊！如果不是自己一味盲從孟浪，那裏會鑄成今日這樣背叛國家的大錯，又那裏會遭受目前這樣九死一生的災難呢！

「災難，坐牢這樣的災難，總算是痛苦達到了極點吧！然而還不夠，還有超過這以上的難堪的痛苦，助桀爲虐的來裝飾了我這難堪的生活；冷酷的諷罵，毒辣的拷打，無情的鐐銬，難堪的凍餓……是在毒蛇一般的慢慢的吮吸我的血液，阻礙我的靈魂，蠶食我的生命，結果，將終至於是我這渺渺茫茫的一生的終結，可咀咒的可痛恨的難堪的死！

「死！那是多麼可怕呀！自己今年還不滿三十歲呢，如果真的就這樣死了；功名事業，一無所成，還要攜帶一個背叛國家的罪名到墳墓去，那更是多麼不幸啊！而且家庭環境，是那樣的壞，母親是那樣的衰老，女人是那樣的年輕，孩子是那樣的幼小，今後的無靠無依的生活，又將怎樣辦呢？……」

王鬍子想到這裏，孩子的天真活潑的臉，女人的美麗含愁的臉，母親的慈祥憂鬱的臉，並排兒擺在他的眼前，像滴在毛邊紙上的三顆水珠兒，漸漸的放大，漸漸的接近擁擠，但一剎那間，也就漸漸的模糊，漸漸的消失了。

王鬍子在地板上打了一個翻身，他的眼睛是那樣的脹澀，那樣疲乏，那樣不能支持的合了攏去。但是他仍在繼續的想。孩子，女人，衰老的母親，也許正在盼望着，焦急的盼望着他的兒子早日回來呢；然而爲什麼沒有來信呢？也許寫回的信，被日人扣留了沒有收到吧！也許家庭裏發生了變故；母親已經爲他的事而憂鬱死了，女人已經爲了不耐生活的壓迫而改了嫁，孩子……但是，那不會，決不會的。總之，回家就好了。王鬍子的身子已覺飄飄然離開了地板，不被任何人看見，也不被任何

人阻止的走出了監獄。太陽還沒有出山的時候，他就平安的回到家裏。母親縛着眼在堂前掃地，女人蓬着頭在天井邊洗米，孩子坐在門檻上望着他的母親啼哭……。

「媽！」王鬍子走到堂前，這樣叫喊一聲。

「啊！明兒，是你？……你回來了！」母親伸起腰來，用手臂擦了一下昏花的老眼，這樣驚喜的問，女人也站起身來，孩子也不哭了。

「回來了！」

「我該不是做夢吧？」母親又認真擦了一下眼睛。

「不的，我是明明站在這裏呢！」

「那真是……謝天謝地！我的兒……」母親啣鳴起來。

「我的……」女人也啣鳴着。

「爸爸，媽媽……」孩子也哭起來了。

一齊啣啣鳴鳴的哭成一團，王鬍子也哭得站不住了，他的腳向後退了半步，不提防一下子就跌倒在天井裏，濁水已經浸透了他的全身。但睜眼看時，却仍躺在地

板上。

王鬍子驚惶失措的坐起身來，身上僅有的護身衣服，全被冷汗濕透了。寒風一陣陣吹來，他禁不住全身戰抖。一切都照舊：黑洞的窗孔，粉白的牆壁，灰暗的電燈，破臭的馬桶，熟睡的伙伴……夜是死一般的寂靜！

王鬍子病了。第二天早上，同房的伙伴們起來了許久，正等待着循例檢查的時候；王鬍子尚沒有起來。他躺在地板上輾轉，呻吟，戰抖……他的全身是火一般熱，眼珠更深陷到被濃厚的眉毛和硬黑的鬍子所包圍的眼眶裏去。

「鬍子！你爲什麼在這樣發抖的？」秋紋龍很關心的問。

「不知怎地有些不舒服，頭暈暈的總好像自己是睡在一個火熱的黑圈兒裏。」
王鬍子用戰抖的聲音說：「而且，肚子裏總是這樣焦渴！」

「你想喝水嗎？」莫鯉門問。

「給我一點吧，但是，我已經喝得不少呢！肚子……」王鬍子雙手捧着脹得很高的他的肚子，他說。

「怎麼！肚子鼓起來了呢！」秋紋龍蹲下身子去，用手把王鬍子的肚子按了一下，這樣驚訝的說。

「可不是！……」朱小和在一旁搖頭。

「沒有關係，大概是着了涼，安靜的睡一下，就會好的。」孫念儂說，接着又向載普說道：「載老弟，想法子弄張紙來，寫個報告，好叫醫官來替他診一診。」

「紙到有，」載普說：「可是，醫官恐怕不容易請來的呢，保管處又沒有存錢……」

「不管牠，寫了報告試試看，請不來時，再和他算賬去，」秋紋龍說。

「會兒孫念儂的報告寫好了，秋紋龍就拿報告等在風門口，碰巧暴彪向九號走來，

「看守長！」秋紋龍就把暴彪喊住了，一面從風門口把「報告」遞了出去，說道：

「王徽明病得很，這是看病的報告。」

「看病的報告，可以交給班上的先生呀。」暴彪對於任何在監人「病得很」一向就不曾發生過憐憫的同情心，只這樣冷冷的回答。

「那不行，並非當面奉承你家，不仰仗你家的力量，警官是不容易請來的，一切難得神使你家幫幫忙，出去了，我們曉得的……。」秋紋龍說，他雖是一個硬頭漢子，但當他聽得委屬中丟救助一個朋友時，他也會向他憎惡的人替朋友說一些好話——這樣委婉而又甜密的聲調……

「這裏是那個的班呀？」暴彪把報告擡過筆架，高聲的向八卦樓問。

「是我。」馬看守跑步走攏來，兩隻腳比得齊齊的說。

「把這報告拿到醫務所去，請醫官來看病，就說是我說的。」暴彪把報告交給馬看守手裏，就走開了。

「王微明看病！」辛楚翹代替馬看守開了門，這樣叫。

秋紋龍很熱心的把王鬍子扶了起來，直扶到八卦樓上去。

「你叫王微明？」醫官也覺伊用手帕按着鼻子隱穩地坐在板凳上，從眼鏡旁邊

斜睨了王鬍子一眼，這樣問。

「是……」王鬍子氣喘吁吁的回答。

「有什麼地方不舒服？」也覺伊這次是入了定似的把雙眼閉住了。

「頭暈，發熱，又打寒戰！……」

「作嘔不？」也覺伊的眼睛仍是閉着。

「作嘔的，肚子鼓脹得很！」

「噫，」也覺伊在鼻子裏哼了一聲，再慢慢睜開他的眼睛，仍舊從眼鏡旁邊看了一眼王鬍子的鼓脹得發亮的肚子，皺眉搖頭的問道：

「保管處存錢沒有？」

「沒有。」

「啊！……」也覺伊呻吟了一會，接着又吞吞吐吐的說道：

「把舌頭伸出來看看！噫……好的。着了涼，也許不要緊的，回函給點丸藥吃

……」

也覺伊的任務算是完結了。據說他是H市有名的國醫，他對於望，聞，問，切，的醫術，頗有經驗，有研究，而且是獨特世襲的密傳。他雖然屈就了H監獄的醫官，家裏却仍掛着世襲國醫也覺伊的金字招牌，照常應診，他常對人說：他的這樣苦幹，並不是爲了圖利，實在是爲了繼承祖先的濟世活人的偉業。丸藥也是也覺伊本店製造的萬應靈丹，存在監人裏，無論什麼病症——流行性感胃，不待說；傷寒，痢症，瘧疾，腥紅熱，虎列拉，肺結核……等等，如果在監人自己沒有錢吃藥，萬應靈丹，就爲也覺伊獨一無二的應市法寶。這法寶給病人吞下去，效驗如何？結果怎樣？也覺伊一向聽其自然，不問究竟的。至於病人的死與活，他更不會考慮過，而且也是與他不關痛癢的事。

生命可以被生活的現實延續下去，生命也可以被生活的現實斷送了牠。屬於前者的黃金時代早經逝去，屬於後者的可咀咒時代業已光臨，王鬍子的生命，他的渺渺茫茫的一生的終結，就要在屬於後者的可咀咒時代的生活現實下被決定了。也覺伊的萬應靈丹，完全失却了藥的功効。

王鬍子的病，眼見得逐日加劇了，他的肚子鼓脹得更大，熱度總是高上去，高上去……以至於發狂，以至於完全沒有知覺，陷於昏迷狀態了。

第三天早上，王鬍子就被轉到病監去。

一天一天的，有着難以捕捉的合律性的晝和夜的交代；毫不迷路，毫不誤期的輪流逝去。王鬍子的昏迷狀態，也一天一天的，沒有起色，沒有轉機的繼續着，已經一星期了。

一個太陽剛落山的星期日的下午，王鬍子突然清醒過來，他用疲乏的眼光，驚惶四顧，周圍的伙伴都嚇了，他尋不見秋紋龍；尋不見莫鯉門；尋不見孫念儂，朱小和，載善，也尋不見麻木夫……躺在周圍的，和他自己一樣，都是一些難以動彈的待死人物。

死的呻吟，在他耳邊飄蕩，死的兇相，在他眼前招展，時間給他帶來了許多恐怖和不安，悲哀和慘痛，他感到死的迫近了！

死，可怕的死，可咀咒的死，難堪的死啊，生就要將位置讓給牠來占有了！很

和善，很柔順的讓給他來占有了。他是這樣：輪在他周圍的伙伴，也是這樣。

他以前，是享受過生的快樂，生的偉大和生的神祕；因此，他也曾爲着生而努力，爲着生而奮鬥，爲着生而苦悶，而消極，而自暴自棄……現在，却輪到爲着死而悲哀，爲着死而痛苦，爲着死而傷心落淚了！一切都是死一般地冷靜寂，一切都是死一般地無情！親睦的伙伴，親愛的孩子，柔順的女人，慈祥的母親……人類固有的溫情呀，現在對他完全宣告斷絕了！

「我的媽呀！再不能見面了！我的孩子……，唉。我的……媽呀！我……」王鬍子的微弱無力的聲音，開始斷續的叫喚起來，深陷的眼眶內，蓄滿了亮晶晶的淚水。心裏一陣酸痛，眼睛就發紅了，他又陷入沒有知覺的昏迷狀態。然而他仍舊在低微的叫喚着。像夢囈一般的叫喚着。

夜死了，一切都死了！王鬍子的夢囈般的叫喚聲，漸漸的低下去，低下去……最後，是完全沉寂了，完全死滅了！

在一塊被蔥綠色的菜園包圍的小小荒原上，王鬍子在那兒作了永久的休息。

借 出 日 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初版

獄

(全一冊)

定價國幣

元

著作者 潘 仲 素

發行者 南方印書館

總發行 南方印書館

印刷者 南方印書館

漢口南京路紫陽里

各大書店

分發行所

版權
所有

封底